東坡文選

卷六至卷九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文選卷六

明景陵鍾　惺定

論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

氣開

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恠李斯事荀卿、

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
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
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荀卿者、喜爲
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
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
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繇是觀之、意其爲人、必
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亾、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一篇主意）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

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寫出千古來一執拗乖戾之人、皆為荊公而發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繇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繇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

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

中韓原於道德之意得此論始透

纏綿連轉反得快透

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

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繇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讀荀卿韓非論知中庸所謂小人而無忌憚正指此一輩人微獨荀韓即老莊亦在其中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

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

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亦是深一層之言）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

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雷何思先生云霍光得大臣之道武帝偏識得豈不是千古大聖不可矮人觀場此論甚透

思治論 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

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强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

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閒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擇是豈眞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
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
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
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
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
小既內决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
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
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
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

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貲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論議、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

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

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
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
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
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
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
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
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
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
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

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亾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數語是一篇主意）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狠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

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少而欲成之者
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
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
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
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
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
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
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
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

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之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

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歛故爲之說曰先
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
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
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
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
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
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
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
利也嘗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

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巳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

極大頭腦以一極微事實之意在言外此古文之法之力讀貫山至言知之

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

北取契丹可也

雷何思先生云不言如何豐財強兵擇吏而直窮所以成不成之原其文體大而識精誼贊以後所未有也

○正統總論一　至和二年作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

此一語便有輕重

極快極確反帶遊戲子瞻文往往如此

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

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一總論正統之說幾無餘矣要知何以復

有辯論二篇了此可以論文

○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

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旣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簒君同

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下簒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簒君而簒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

透

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
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
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
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
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
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
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
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
葢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

而巳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善留地步）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簒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

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簒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凡文勢曲折處腕力須先極健極重故曰百折不回百折者勢也不回者力也重而後貴能折折輕則弛矣何折之有讀正統三

論知之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
邪、亦求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
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
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
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
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
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
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

奇曲之極

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

雄辨

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辠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

以滑稽全其正論

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恠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

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也。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深而明曲而透故能字字服人斯之謂辯

東坡文選卷六終

東坡文選卷七

明景陵鍾　惺定

策

○御試制科策并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亾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

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嘆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

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僣差不度、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繇、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

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亾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

冷語說得可傷聳動人主全在此一段

每段引制策冠之分貼條對若爲之注釋者無意作章法卽借策問爲章法局架截然而變化流走之妙在其中其法從鼂錯賢良策對中來若使

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

後人爲之不知何如澆且散矣

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繇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

冷冷問來逼人

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令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賈生痛哭語

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
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
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
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
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
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
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
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
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

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亾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

對君之法自宜如此

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

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
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
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
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
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
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
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
下黙黙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

從來險滑之臣卽頑鈍之臣也和盤託出千古老奸何處生活

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巳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巳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旣巳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巳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遺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

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
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
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
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
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
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
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
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
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

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繇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寛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

矣。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

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閒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非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

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
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
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
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
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
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
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
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
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

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

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

透

透

叩問得好

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寛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縶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歳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煗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説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

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有弱者其不疾者、必有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日之食、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

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温然而爲濕陰動而内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温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

至理

亦如人之噓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繇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

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别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

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
又仍前文益以成變
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飾、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
從來俗儒如此
夫見其一偏而輙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

似懈而不懈似累而

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典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

不累古文轉落之妙往往如此

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掉○得○妙○是○漢○人○文○法○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繇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

係之國風、宣王非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寛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繇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

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旣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鏄、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

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

此策但作冒不復作結仍借策問結之小作一收一起筆端變化

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

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狷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

則必有謬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繇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語激而氣平意廣而事確告君之體自宜

如此

長篇若不可了使人讀之惟恐其了又未嘗不了篇法湊泊化工之妙不可思議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問

言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

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
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說○得○盡○情○亦
復○敗○典○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
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
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
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
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
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
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

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嘗看其擬進士對策是何等念頭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

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

苦心無可奈何之言都是至理

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

暗指荆公

一昧切直

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顚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

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

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
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
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
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
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
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
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
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

冷語正可折判公拗

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

只揀當時最得意之事直與呌破眞所謂骨鯁

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

勇怯生於信不信至

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

深至論

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
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

透徹之甚

注、其志豈意其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
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
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
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
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
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
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

掉而宕呼
喚得省

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繇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

說倒

緊甚

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行禮、埽地而祭、可以事天、禮

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亾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

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

破暑不費力

每以問令點

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

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
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捄弊之道、必先立
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
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
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
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
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
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
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天

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與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

透○根○

稱劉秩闕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
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
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
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
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
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
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
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
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

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四字已言盡）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三句連說便覺斬斬）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

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
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
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
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
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
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
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
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

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此篇多爲荆公而發

東坡文選卷七終

東坡文選卷八

明景陵鍾　惺定

策

○策略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巳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鈌聖人之道不

至公至確至透之言

明而其所以循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說得有胆）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

如此立言方是不欺

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旣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

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

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繇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

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朞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亾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繇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

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顚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〇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之力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〇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

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
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
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
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
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
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
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
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
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

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

以寬深不測之量與中庸之道兩等人爲庸人而又兩發透之千古悞國老奸無處

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絶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

生活

寫出千古頑鈍

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

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礪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

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言人所以言若言人所未言別有心手

○策別三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

此句人說不出

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

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

可哭

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强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

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拆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

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而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勵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

矣

說得精挺情見字辭

矣

發端奇甚

余論穰苴用兵亦有此言蓋用法嚴明者立法必簡易易從而後可責以不從也

○策別五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

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

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寛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

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刦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

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而難之。

○策別六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閒、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

有甚惡而不可恐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

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

四字妙甚

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
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
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
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
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
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
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
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

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
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
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
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
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
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
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
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
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

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箠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說得盡情又近情子瞻論事往往如此

爲愛人之言如春風溙花爲惡人之言如秋霜殺草

〇策別十二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

關兇之原等閒說出深眼快手

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鷄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

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

坡公此策亦救病之良藥非實以誅鋤爲

不齒於鄉黨、繇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兎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繇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寛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内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勑

說○破○庸○人○心○事

快也。

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大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强諸侯、而

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子瞻論養士可以後亾此言去姦民可以止亂意似相反不知養士則姦民欲爲亂而無主去姦民則豪傑欲倡亂而無資其義一也

〇策別十四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

今日馬政如此

未嘗聚未嘗無事而食二語分貼漢唐看得明透而章法甚妙

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

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

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旣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鎭、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繇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乆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

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

透極生奇

有○做手

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隷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顧效其

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東坡文選卷八終

東坡文選卷九

明景陵鍾　惺定

策

○策別十五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廪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

蓄材用一事作如此深厚議論論事之文如說理惟子瞻能之

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撓、則是其心無所畏也、透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

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

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

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
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
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
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
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
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
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以用天下
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
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

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

令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見之實廉乎可得而用也
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
令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民以見其能凡此皆

、○策別十六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

省而兵卒强、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一篇主意）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

痛哭之言往往說得可笑如此

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鋭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邪其弊皆起

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人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

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

又看出一悔字

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老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呌呼、無頼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畏、然獨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一而並去之、

細極變極

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〇策別十七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

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

四字透甚

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

下轉如善射者力重而矢速

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

自異一路所指甚廣

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

前一悔字此處一愧字得情

驟于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亦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下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於循循焉莫

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急緩、將誰爲之倡哉、

論事之文極透徹極委曲極變化非以求其文之工也不如此則其言不信不信不行而吾之論卒不能見於事而歸於無用

故有用之文未有不工者也談兵食之病苦於不透透矣反覺使人索然自沮透而不使人索然自沮者處之有道而其言有歸着故也人臣進言於君豈可徒務已言之透而不顧其君之索然自沮哉

○策斷上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

急則治標之說

天下將亾、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亾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驚人）蓋有以諸侯强偪而至於亾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亾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亾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亾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繇亾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亾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亾也、必有大

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
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
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所繇亾之
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
內之可畏者、天下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
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
亾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
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
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

冷甚緊甚
不冷不緊

求者無厭、以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

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强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

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横。秦則不然。横人之欲爲横。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

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賊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

透

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

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戰守之間使權在我而不在敵千古情形皆然然終未易言故有下二篇以實其說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已、此其

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禦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

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
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
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
國分、則强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
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
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
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
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
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

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

歟、夫禦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
見有過此者矣、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

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

此論出由余然二語自

透

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

妙

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垂旒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

其無厭之求、闕溝通水、遂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臣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

妙語

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
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
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
至理妙言
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
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畱
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
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
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
此一字妙
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

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閒、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患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

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言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

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鑾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諜也、使上下相侵、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

法、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私策問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

極透矣然止可謂之策問而不可即謂之策今論利病痛切而不言其所以處之之道者是以策問爲策者也

東坡文選卷九終